

列摇摇子

贾二强强校点

本书说明

《列子》八篇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，说撰者“名御寇，先庄子，庄子称之”。但后来流传的《列子》八篇并非《汉志》著录的原书，自唐代起就陆续有人对它怀疑并做了不少辨伪的工作，现已肯定它绝非先秦古籍，而是后人所伪托。从书中常见的思想以及文风用语，当出于魏晋时人之手，当即最早为《列子》作注的晋人张湛之所伪造。但又有人发现张注对正文时有不解以至误解之处，认为作伪者别有其人。至于列子本人，在《庄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及《战国策》等书中都提到过，看来实有其人，当是生活在战国中前期的道家前辈学者。

《列子》虽是伪书，不能代表先秦人的思想，但仍反映了魏晋时的某种思潮，是认识研究当时的思想观念的可贵资料。另外，这部书里还保存不少先秦古籍的片断佚文，其中或许也包括久已不传的原本《列子》的残卷。

《列子》文字简炼，描写生动，很有文学色彩。其中还有一些富于哲理的寓言故事，久已脍炙人口，如《愚公移山》，就出于此书，成为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，坚忍不拔的精神象征。

唐玄宗崇奉道教，把《列子》和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等书同列于学官，并赐名《冲虚至德真经》。今传此书最旧的刻本即用此名称，民国时为商务印书馆收入《四部丛刊》，题作“据北宋本景印”。但此本刻工姓名多见于南宋初期至中期杭州地区的刻本中，可知实是南宋初刻又有后来补版的浙刻本。又清人汪继培曾对《列子》一书精加校正，并于嘉庆时刻入《湖海楼丛书》。今即以《四部丛刊》影宋本为底本，以《湖海楼

丛书》本主校，并参校影《正统道藏》本白文《仲虚至德真经》、影明嘉靖间顾春世德堂刻《六子》本。中华书局出版杨伯峻先生的《列子集释》，成果甚多，整理时亦酌予采纳。

本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贾二强整理并撰写说明。

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天瑞第一 轲员

黄帝第二 轲苑

周穆王第三 轲远

仲尼第四 轲员

汤问第五 轲苑

力命第六 轲缘

杨朱第七 轲愿

说符第八 轲愿

校勘记 轲远

天瑞第一

子列子居郑圃，四十年人无识者。国君、卿、大夫视之，犹众庶也。国不足，将嫁于卫。弟子曰：“先生往无反期，弟子敢有所谒，先生将何以教？先生不闻壶丘子林之言乎？”子列子笑曰：“壶子何言哉？虽然，夫子尝语伯昏瞀人。吾侧闻之，试以告女。其言曰：有生不生，有化不化。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。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。故常生常化。常生常化者，无时不生，无时不化。阴阳尔，四时尔，不生者疑独，不化者往复。其际不可终^① 疑独，其道不可穷。《黄帝书》曰：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之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故生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。自生自化，自形自色，自智自力，自消自息。谓之生化、形色、智力、消息者，非也。”

子列子曰：“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。夫有形者生于无形，则天地安从生？故曰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。太易者，未见气也；太初者，气之始也；太始者，形之始也；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气、形、质具而未相离，故曰浑沦。浑沦者，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。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循之不得，故曰易也。易无形[□]^②，易变而为一，一变而为七，七变而为九。九变者，究也，乃复变而为一。一者，形变之始也。清轻者上为天，浊重者下为地，冲和气者为人，故天地含精，万物化生。”

子列子曰：“天地无全功，圣人无全能，万物无全用。故天职生覆，地职形载，圣职教化，物职所宜。然则天有所短，地有所

长,圣有所否,物有所通。何则?生覆者不能形载,形载者不能教化,教化者不能违所宜,宜定者不出所位^③。故天地之道,非阴则阳;圣人之教,非仁则义;万物之宜,非柔则刚,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。故有生者,有生生者;有形者,有形形者;有声者,有声声者;有色者,有色色者;有味者,有味味者。生之所生者死矣,而生生者未尝终;形之所形者实矣,而形形者未尝有;声之所声者闻矣,而声声者未尝发;色之所色者彰矣,而色色者未尝显;味之所味者尝矣,而味味者未尝呈,皆无为之职也。能阴能阳,能柔能刚,能短能长,能员能方,能生能死,能暑能凉,能浮能沉,能宫能商,能出能没,能玄能黄,能甘能苦,能膾能香。无知也,无能也,而無不知也,而無不能也。”

子列子适卫,食于道,从者见百岁髑髅^④,撻蓬而指,顾谓弟子百丰曰:“唯予与彼知而未尝生、未尝死也。此过养乎?此过欢乎?种有几?若蛙为鹑,得水为□,得水土之际,则为蛙□之衣。生于陵屯,则为陵舄。陵舄得郁栖,则为乌足。乌足之根为蜥蜴,其叶为胡蝶。胡蝶胥也,化而为虫,生灶下,其状若脱,其名曰干掇。干掇千日化而为鸟,其名曰干余骨^⑤。干余骨之沫为斯弥。斯弥为食醯颐辂。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□,食醯黄□生乎九猷。九猷生乎瞿芮,瞿芮生乎腐蠃。羊肝化为地皋,马血之为转邻也,人血之为野火也。鹑之为■,■之为布谷,布谷久复为鹑也,燕之为蛤也,田鼠之为鹑也,朽瓜之为鱼也,老韭之为苋也,老榆之为猿也,鱼卵之为虫。■爰之兽自孕而生曰类。河泽之鸟视而生曰□。纯雌其名大腰,纯雄其名稚蜂。思士不妻而感,思女不夫而孕。后稷生乎巨迹,伊尹生乎空桑。厥昭生乎湿。醯鸡生乎酒。羊奚比乎不笋,久竹生青宁,青宁生程,程生马,马生人。人久入于机^⑥。万物皆出于机,皆入于机。”

《黄帝书》曰:“形动不生形而生影,声动不生声而生响,无动不生无而生有。”形,必终者也;天地终乎?与我偕终。终进

乎^⑦？不知也。道终乎本无始，进乎本不久^⑧。有生则复于不生，有形则复于无形。不生者，非本不生者也；无有形者，非本无形者也。生者，理之必终者也。终者不得不终，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。而欲恒其生，尽其终，惑于数也。精神者，天之分；骨骸者，地之分。属天清而散，属地浊而聚。精神离形，各归其真，故谓之鬼。鬼，归也，归其真宅。黄帝曰：“精神入其门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尚何存？”

人自生至终，大化有四：婴孩也，少壮也，老耄也，死亡也。其在婴孩，气专志一，和之至也；物不伤焉，德莫加焉。其在少壮，则血气飘溢，欲虑充起，物所攻焉，德故衰焉。其在老耄，则欲虑柔焉，体将休焉^⑨，物莫先焉。虽未及婴孩之全，方于少壮，间矣。其在死亡也，则之于息焉，反其极矣。

孔子游于太山，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，鹿裘带索，鼓琴而歌。孔子问曰：“先生所以乐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吾乐甚多。天生万物，唯人为贵，而吾得为人，是一乐也。男女之别，男尊女卑，故以男为贵，吾既得为男矣，是二乐也。人生有不见日月、不免襁褓者，吾既已行年九十矣，是三乐也。贫者士之常也，死者人之终也，处常得终，当何忧哉？”孔子曰：“善乎！能自宽者也。”

林类年且百岁，底春被裘，拾遗穗于故畦，并歌并进。孔子适卫，望之于野。顾谓弟子曰：“彼叟可与言者，试往讯之。”子贡请行，逆之垅端，面之而叹曰：“先生曾不悔乎，而行歌拾穗？”林类行不留，歌不辍。子贡叩之不已，乃仰而应曰：“吾何悔邪？”子贡曰：“先生少不勤行，长不竞时，老无妻子，死期将至，亦有何乐而拾穗行歌乎？”林类笑曰：“吾之所以为乐，人皆有之，而反以为忧。少不勤行，长不竞时，故能寿若此。老无妻子，死期将至，故能乐若此。”子贡曰：“寿者人之情，死者人之恶。子以死为乐，何也？”林类曰：“死之与生，一往一反。故死于是者，安知不生于彼？故吾知其不相若矣。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

非惑乎？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？”子贡闻之，不喻其意，还以告夫子。夫子曰：“吾知其可与言，果然，然彼得之而不尽者也。”

子贡倦于学，告仲尼曰：“愿有所息。”仲尼曰：“生无所息。”子贡曰：“然则赐息无所乎？”仲尼曰：“有焉耳。望其圻，睨如也，宰如也，坟如也，鬲如也，则知所息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大哉死乎！君子息焉，小人伏焉。”仲尼曰：“赐！汝知之矣。人胥知生之乐，未知生之苦，知老之惫，未知老之佚，知死之恶，未知死之息也。晏子曰：‘善哉，古之有死也！仁者息焉，不仁者伏焉。’死也者，德之微也。古者谓死人为归人。夫言死人为归人，则生人为行人矣。行而不知归，失家者也。一人失家，一世非之；天下失家，莫知非焉。有人去乡土、离六亲、废家业、游于四方而不归者，何人哉？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。又有人钟贤世、矜巧能、修名誉、夸张于世而不知己者，亦何人哉？世必以为智谋之士。此二者，胥失者也。而世与一不与一，唯圣人知所与，知所去。”

或谓子列子曰：“子奚贵虚？”列子曰：“虚者无贵也。”子列子曰：“非其名也，莫如静，莫如虚。静也虚也，得其居矣；取也与也，失其所矣。事之破□而后有舞仁义者，弗能复也。”

粥熊曰：“运转亡已，天地密移，畴觉之哉？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，成于此者亏于彼。损盈成亏，随世随死。往来相接，间不可省，畴觉之哉？凡一气不顿进，一形不顿亏，亦不觉其成，不觉其亏^⑩。亦如人自世至老，貌色智态，亡日不异；皮肤爪发，随世随落，非婴孩时有停而不易也。间不可觉，俟至后知。”

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，身亡所寄，废寝食者。又有忧彼之所忧者，因往晓之，曰：“天，积气耳，亡处亡气。若屈伸呼吸，终日在天中行止，奈何忧崩坠乎？”其人曰：“天果积气，日月星宿，不当坠邪？”晓之者曰：“日月星宿，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；只使坠，亦不能有所中伤。”其人曰：“奈地坏何？”晓者曰：“地，积块耳，

充塞四虚，亡处亡块。若躇步跼蹐，终日在地上行止，奈何忧其坏？”其人舍然大喜，晓之者亦舍然大喜^⑪。长庐子闻而笑之曰^⑫：“虹霓也，云雾也，风雨也，四时也，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。山岳也，河海也，金石也，火木也，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。知积气也，知积块也，奚谓不坏？夫天地，空中之一细物，有中之最巨者。难终难穷，此固然矣；难测难识，此固然矣。忧其坏者，诚为大远；言其不坏者，亦为未是。天地不得不坏，则会归于坏。遇其坏时，奚为不忧哉？”子列子闻而笑曰：“言天地坏者亦谬，言天地不坏者亦谬。坏与不坏，吾所不能知也。虽然，彼一也，此一也。故生不知死，死不知生；来不知去，去不知来。坏与不坏，吾何容心哉？”

舜问乎■曰^⑬：“道可得而有乎？”曰：“汝身非汝有也，汝何得有夫道？”舜曰：“吾身非吾有，孰有之哉？”曰：“是天地之委形也。生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和也。性命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顺也。孙子非汝有^⑭，是天地之委蜕也。故行不知所往，处不知所持，食不知所以。天地强阳，气也，又胡可得而有邪？”

齐之国氏大富，宋之向氏大贫；自宋之齐，请其术。国氏告之曰：“吾善为盗。始吾为盗也，一年而给，二年而足，三年大穰^⑮。自此以往，施及州闾。”向氏大喜。喻其为盗之言，而不喻其为盗之道，遂逾垣凿室，手目所及，亡不探也。未及时，以赃获罪，没其先居之财。向氏以国氏之谬己也，往而怨之。国氏曰：“若为盗若何？”向氏言其状。国氏曰：“嘻！若失为盗之道至此乎！今将告若矣。吾闻天有时，地有利。吾盗天地之时利，云雨之滂润，山泽之产育，以生吾禾，殖吾稼，筑吾垣，建吾舍。陆盗禽兽，水盗鱼鳖，亡非盗也。夫禾稼、土木、禽兽、鱼鳖，皆天之所生，岂吾之所有？然吾盗天而亡殃。夫金玉珍宝，谷帛财货，人之所聚，岂天之所与？若盗之而获罪，孰怨哉？”向氏大惑，以为国氏之重罔己也，遇东郭先生问焉^⑯。东郭先生曰：“若一身庸

非盗乎？盗阴阳之和以成若生，载若形，况外物而非盗哉？诚然，天地万物不相离也，泐而有之，皆惑也。国氏之盗，公道也，故亡殃；若之盗，私心也，故得罪。有公私者，亦盗也；亡公私者，亦盗也。公公私私，天地之德。知天地之德者，孰为盗邪？孰为不盗邪？”

黄帝第二

黄帝即位十有五年，喜天下戴己，养正命，娱耳目，供鼻口，焦然肌色𪚗□，昏然五情爽惑。又十有五年，忧天下之不治，竭聪明，进智力，营百姓，焦然肌色𪚗□，昏然五情爽惑。黄帝乃喟然赞曰^①：“朕之过淫矣^②。养一己其患如此，治万物其患如此。”于是放万机，舍宫寝^③，去直侍，彻钟悬，减厨膳，退而间居大庭之馆^④，斋心服形，三月不亲政事。昼寝而梦，游于华胥氏之国。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，台州之北，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，神游而已。其国无师长^⑤，自然而已；其民无嗜欲，自然而已。不知乐生，不知恶死，故无夭殇；不知亲己，不知疏物，故无爱憎；不知背逆，不知向顺，故无利害，都无所爱惜，都无所畏忌。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热。斫挞无伤痛，指撻无痠痒。乘空如履实，寝虚若处床。云雾不硌其视，雷霆不乱其听，美恶不滑其心，山谷不踬其步，神行而已。黄帝既寤，怡然自得^⑥，召天老、力牧、太山稽，告之曰：“朕闲居三月，斋心服形，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，弗获其术。疲而睡，所梦若此。今知至道，不可以情求矣。朕知之矣！朕得之矣！而不能以告若矣。”又二十有八年，天下大治，几若华胥氏之国，而帝登假^⑦。百姓号之，二百余年不辍。

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，山上有神人焉，吸风饮露，不食五谷；心如渊泉，形如处女；不偃不爱，仙圣为之臣；不畏不怒，愿恚为之使；不施不惠，而物自足；不聚不敛，而已无愆。阴阳常调，日

月常明，四时常若，风雨常均，字育常时，年谷常丰，而土无札伤，人无夭恶，物无疵厉，鬼无灵响焉。

列子师老商氏，友伯高子，进二子之道，乘风而归。尹生闻之，从列子居，数月不省舍。因问请薪其术者，十反而十不告。尹生怱而请辞，列子又不命。尹生退，数月，意不已，又往从之。列子曰：“汝何去来之频？”尹生曰：“曩章戴有请于子，子不我告，固有憾于子。今复脱然，是以又来。”列子曰：“曩吾以汝为达，今汝之鄙至此乎？姬！将告汝所学于夫子者矣。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，三年之后，心不敢念是非，口不敢言利害，始得夫子一眇而已。五年之后，心庚念是非，口庚言利害^③，夫子始一解颜而笑。七年之后，从心之所念，庚无是非；从口之所言，庚无利害，夫子始一引吾并席而坐。九年之后，横心之所念，横口之所言，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！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！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，若人之为我友，内外进矣。而后眼如耳，耳如鼻，鼻如口，无不同也。心凝形释，骨肉都融，不觉形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随风东西，犹木叶干壳。竟不知风乘我邪？我乘风乎？今女居先生之门，曾未浹时，而怱憾者再三。女之片体将气所不受，汝之一节将地所不载。履虚乘风，其可几乎？”尹生甚忤，屏息良久，不敢复言。

列子问关尹曰：“至人潜行不空，蹈火不热，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。请问何以至于此？”关尹曰：“是纯气之守也，非智巧果敢之列。姬！鱼语汝^④。凡有貌像声色者，皆物也。物与物何以相远也？夫奚足以至乎先^⑤？是色而已^⑥。则物之造乎不形，而止乎无所化。夫得是而穷之者，焉得为正焉^⑦？彼将处乎不深之度^⑧，而藏乎无端之纪，游乎万物之所终始。壹其性，养其气，含其德，以通乎物之所造。夫若是者，其天守全，其神无隙，物奚自入焉？夫醉者之坠于车也，虽疾不死。骨节与人同，而犯害与人异，其神全也。乘亦弗知也，坠亦弗知也。死生惊惧

不入乎其胸，是故□物而不慑。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，而况得全于天乎？圣人藏于天，故物莫之能伤也。”

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，引之盈贯，措杯水其肘上，发之，镞矢复沓，方矢复寓。当是时也，犹象人也。伯昏无人曰：“是射之射，非不射之射也。当与汝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百仞之渊，若能射乎？”于是无人遂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百仞之渊，背逡巡，足二分垂在外，揖御寇而进之。御寇伏地，汗流至踵^⑭。伯昏无人曰：“夫至人者，上窥青天，下潜黄泉，挥斥八极，神气不变。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，尔于中也殆矣夫！”

范氏有子曰子华，善养私名，举国服之，有宠于晋君，不仕而居三卿之右。目所偏视，晋国爵之；口所偏肥，晋国黜之。游其庭者侔于朝。子华使其侠客以智鄙相攻，强弱相凌。虽伤破于前，不用介意。终日夜以此为戏乐，国殆成俗。禾生、子伯，范氏之上客，出行，经垆外，宿于田更商丘开之舍^⑮。中夜，禾生、子伯二人相与言子华之名势，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；富者贫，贫者富。商丘开先窘于饥寒，潜于牖北听之。因假粮荷畚之子华之门。子华之门徒皆世族也，缟衣乘轩，缓步阔视。顾见商丘开年老力弱，面目黎黑，衣冠不检，莫不哂之。既而狎侮欺诒，□□揆抚，亡所不为。商丘开常无愠容，而诸客之技单，急于戏笑。遂与商丘开俱乘高台，于众中漫言曰：“有能自投下者赏百金。”众皆竞应。商丘开以为信然，遂先投下，形若飞鸟，扬于地，肌骨无□。范氏之党以为偶然，未詎怪也^⑯。因复指河曲之淫隅曰^⑰：“彼中有宝珠，泳可得也。”商丘开复从而泳之。既出，果得珠焉。众昉同疑。子华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。俄而范氏之藏大火。子华曰：“若能入火取锦者，从所得多少赏若。”商丘开往无难色，大火往还^⑱，埃不漫，身不焦。范氏之党以为有道，乃共谢之曰：“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诞子，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。子其愚我也，子其聋我也，子其盲我也。敢问其道。”商丘开曰：“吾

亡道。虽吾之心，亦不知所以。虽然，有一于此，试与子言之。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，闻誉范氏之势，能使存者亡，亡者存，富者贫，贫者富。吾诚之无二心，故不远而来。及来，以子党之言皆实也，唯恐诚之之不至，行之之不及，不知形体之所措，利害之所存也，心一而已。物亡迁者，如斯而已。今防知子党之诞我，我内藏猜虑，外矜观听，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，怛然内热^①，惕然震悸矣。水火岂复可近哉？”自此之后，范氏门徒路遇乞儿马医，弗敢辱也，必下车而揖之。宰我闻之，以告仲尼。仲尼曰：“汝弗知乎？夫至信之人，可以感物也。动天地，感鬼神，横六合，而无逆者，岂但履危险入水火而已哉？商丘开信伪物犹不逆，况彼我皆诚哉？小子识之！”

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鸯者，能养野禽兽，委食于园庭之内，虽虎狼雕鹗之类，无不柔者^②。雄雌在前，孳尾成群，异类杂居，不相搏噬也。王虑其术终于其身，令毛丘园传之。梁鸯曰：“鸯，贱役也，何术以告尔？惧王之谓隐于尔也，且一言我养虎之法。凡顺之则喜，逆之则怒，此有血气者之性也。然喜怒岂妄发哉？皆逆之所犯也。夫食虎者，不敢以生物与之，为其杀之之怒也；不敢以全物与之，为其碎之之怒也。时其饥饱，达其怒心。虎之与人异类，而媚养己者，顺也；故其杀之^③，逆也。然则吾岂敢逆之使怒哉？亦不顺之使喜也。夫喜之复也必怒，怒之复也常喜，皆不中也。今吾心无逆顺者也，则鸟兽之视吾，犹其侪也。故游吾园者，不思高林旷泽；寝吾庭者，不愿深山幽谷，理使然也。”

颜回问乎仲尼曰：“吾尝济乎觴深之渊矣，津人操舟若神。吾问焉，曰：‘操舟可学邪？’曰：‘可。能游者可教也，善游者数能。乃若夫没人，则未尝见舟而谩操之者也。’吾问焉，而不告。敢问何谓也？”仲尼曰：“噫！吾与若玩其文也久矣，而未达其实，而固且道与。能游者可教也，轻水也；善游者之数能也^④，忘

水也。乃若夫没人之未尝见舟也而谖操之也，彼视渊若陵^②，视舟之覆，犹其车却也。覆却万物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。恶往而不暇？以瓦抠者巧，以钩抠者憚，以黄金抠者悞。巧一也，而有所矜，则重外也。凡重外者撰内^④。”

孔子观于吕梁，悬水三十仞，流沫三十里，鼋鼉鱼鳖之所不能游也，见一丈夫游之。以为有苦而欲死者也，使弟子并流而承之^⑤。数百步而出，被发行歌，而游于棠行^⑥。孔子从而问之，曰：“吕梁悬水三十仞，流沫三十里，鼋鼉鱼鳖所不能游，向吾见子道之^⑦。以为有苦而欲死者，使弟子并流将承子。子出而被发行歌，吾以子为鬼也。察子，则人也。请问蹈水有道乎？”曰：“亡，吾无道。吾始乎故，长乎性，成乎命，与賁俱入，与汨偕出。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，此吾所以道之也。”孔子曰：“何谓始乎故、长乎性、成乎命也？”曰：“吾生于陵而安于陵，故也；长于水而安于水，性也；不知吾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”

仲尼适楚，出于林中，见痾偻者承蜩，犹掇之也。仲尼曰：“子巧乎，有道邪？”曰：“我有道也。五六月，累垤二而不坠，则失者锱铢；累三而不坠，则失者十一；累五而不坠，犹掇之也。吾处也，若橛株驹；吾执臂，若槁木之枝。天地之大^⑧，万物之多，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反侧^⑨，不以万物易蜩之翼，何为而不得？”孔子顾谓弟子曰：“用志不分，乃疑于神^⑩。其痾偻丈人之谓乎！”丈人曰：“汝逢衣徒也，亦何知问是乎？修汝所以，而后载言其上。”

海上之人有好沔鸟者，每旦之海上，从沔鸟游，沔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。其父曰：“吾闻沔鸟皆从汝游，汝取来，吾玩之。”明日之海上，沔鸟舞而不下也。故曰：至言去言，至为无为。齐智之所知，则浅矣。

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，藉□燔林，扇赫百里。有一人从石壁中出，随烟烬上下。众谓鬼物。火过，徐行而出，若无所经

涉者。襄子怪而留之，徐而察之，形色七窍，人也；气息音声，人也。问：“奚道而处石？奚道而入火？”其人曰：“奚物而谓石？奚物而谓火？”襄子曰：“而向之所出者，石也；而向之所涉者，火也。”其人曰：“不知也。”魏文侯闻之，问子夏曰：“彼何人哉？”子夏曰：“以商所闻夫子之言，和者大同于物，物无得伤阂者，游金石，蹈水火，皆可也。”文侯曰：“吾子奚不为之？”子夏曰：“割心去智，商未之能。虽然，试语之有暇矣。”文侯曰：“夫子奚不为之？”子夏曰：“夫子能之而能不为之也。”文侯大说。

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郑，命曰季咸，知人死生、存亡、祸福、寿夭，期以岁月旬日，如神。郑人见之，皆避而走。列子见之而心醉，而归以告壶丘子，曰：“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，则又有至焉者矣。”壶子曰：“吾与汝既其文，未既其实，而固得道与？众雌而无雄，而又奚卵焉？而以道与世抗，必信矣。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尝试与来，以予示之。”明日，列子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“□！子之先生死矣，弗活矣，不可以旬数矣。吾见怪焉，见湿灰焉。”列子入，涕泣沾衾^{③①}，以告壶子。子曰^{③②}：“向吾示之以地文，罪乎不□不止^{③③}，是殆见吾杜德几也。尝又与来！”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幸矣，子之先生遇我也，有瘳矣。灰然有生矣^{③④}，吾见杜权矣。”列子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向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实不入，而机发于踵，此为杜权。是殆见吾善者几也。尝又与来！”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子之先生坐不斋^{③⑤}，吾无得而相焉。试斋，将且复相之。”列子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向吾示之以太冲莫睽，是殆见吾衡气几也。鲋旋之潘为渊，止水之潘为渊，流水之潘为渊，滥水之潘为渊，沃水之潘为渊，汙水之潘为渊，雍水之潘为渊，■水之潘为渊，肥水之潘为渊^{③⑥}，是为九渊焉。尝又与来！”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立未定^{③⑦}，自失而走。壶子曰：“追之！”列子追之而不及，反以报壶子，曰：“已灭矣，已失矣^{③⑧}，吾不及也。”壶子曰：“向吾

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与之虚而猗移³⁹，不知其谁何，因以为茅靡，因以为波流，故逃也。”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，三年不出，为其妻爨，食豨如食人，于事无亲，雕琢复朴⁴⁰，块然独以其形立，□然而封戎，壹以是终。

子列子之齐，中道而反，遇伯昏瞿人。伯昏瞿人曰：“奚方而反？”曰：“吾惊焉。”“恶乎惊？”“吾食于十浆，而五浆先馈。”伯昏瞿人曰：“若是，则汝何为惊己？”曰：“夫内诚不解，形谍成光，以外镇人心，使人轻乎贵老，而齎其所患。夫浆人特为食羹之货，多余之赢⁴¹，其为利也薄，其为权也轻，而犹若是。而况万乘之主，身劳于国，而智尽于事，彼将任我以事，而效我以功，吾是以惊。”伯昏瞿人曰：“善哉观乎！汝处己，人将保汝矣。”无几何而往，则户外之屦满矣。伯昏瞿人北面而立，敦杖蹙之乎颐。立有间，不言而出。宾者以告列子。列子提履徒跣而走，暨乎门，问曰：“先生既来，曾不废药乎？”曰：“已矣。吾固告汝曰，人将保汝，果保汝矣。非汝能使人保汝，而汝不能使人无汝保也，而焉用之感也？感豫出异。且必有感也，摇而本身，又无谓也。与汝游者，莫汝告也。彼所小言，尽人毒也。莫觉莫悟，何相孰也？”

杨朱南之沛，老聃西游于秦，邀于郊。至梁而遇老子。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：“始以汝为可教，今不可教也。”杨朱不答。至舍，进涪漱巾栉，脱履户外，膝行而前，曰：“向者夫子仰天而叹曰：‘始以汝为可教，今不可教。’弟子欲请夫子辞，行不闲，是以不敢。今夫子闲矣，请问其过。”老子曰：“而睢睢⁴²，而盱盱，而谁与居？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”杨朱蹴然变容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其往也，舍迎将家⁴³，公执席，妻执巾栉；舍者避席，炆者避灶。其反也，舍者与之争席矣。

杨朱过宋，东之于逆旅。逆旅人有妾二人，其一人美，其一人恶；恶者贵而美者贱。杨子问其故。逆旅小子对曰：“其美者